

名家
名作
精华

林语堂 | 作品

【 精 华 本 】

 林语堂 著
长江出版传媒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名家
名作

精 华 本

林语堂作品

林语堂 著



长江出版传媒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林语堂作品 / 林语堂著. -- 武汉 : 长江文艺出版社,
2014.9
(名家名作精华本)
ISBN 978-7-5354-7335-6

I. ①林… II. ①林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①I26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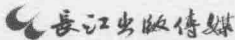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47802 号

责任编辑: 康志刚

责任校对: 陈 琪

封面设计: 徐慧芳

责任印制: 左 怡 邱 莉

出版:  长江出版传媒 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: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编: 430070

发行: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话: 027—87679360

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印刷: 咸宁市新源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 640 毫米×970 毫米 1/16

印张: 20.25 插页: 4 页

版次: 2014 年 9 月第 1 版

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字数: 270 千字

定价: 32.00 元

版权所有, 盗版必究(举报电话: 027—87679308 87679310)

(图书出现印装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)

目 录

祝土匪·3

回京杂感·5

论语丝文体·9

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·14

闲话与谣言 · 17

论土气·19

谈文化侵略 · 23

《大荒集》选

中国文化之精神 · 27

读书的艺术 · 36

论读书·42

读《萧伯纳传》偶识·49

谈牛津·54

《我的话》选

论幽默·61

论政治病·72

我怎样买牙刷·75

论中西画·79

作文六诀·81

论西装·87

女“论语”·91

说避暑之益·95

谈言论自由·98

论笑之可恶·102

秋天的况味·105

从梁任公的腰说起·107

增订伊索寓言·109

《吾国与吾民》选

中国人之德性·115

妇女生活·139

《生活的艺术》选

生命的享受·169

生活的享受 · 185

《无所不谈合集》选

说诚与伪 · 235

论孔子的幽默 · 239

论 趣 · 243

论 利 · 245

论中外的国民性 · 247

西方人文思想的危机——阐述中国与印度的智慧 · 251

读书与风趣 · 255

来台后二十四快事 · 257

论买东西 · 260

集 外

论小品文笔调 · 265

小品文之遗绪 · 268

记性灵 · 273

母猪渡河 · 276

中国人之聪明 · 278

假定我是土匪 · 280

论玩物不能丧志 · 283

山居日记 · 285

无字的批评 · 287

谈天足 · 290

中国的国民性 · 293

中国人与英国人 · 299

中日之国民性 · 303

辜鸿铭 · 309

鲁迅之死 · 313

祝土匪

莽原社诸朋友来要稿，论理莽原社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当代名流，当然有与我合作之可能，所以也就慨然允了他们。写几字凑数，补白。

然而又实在没有工夫，文士们（假如我们也可冒充文士）欠稿债，就同穷教员欠房租一样，期一到就焦急。所以没工夫也得挤，所要者挤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，不是挪用、借光、贩卖的货物，便不至于成文妖。于短短的时间，要做长长的文章，在文思迟滞的我是不行的。无已，姑就我要说的话有条理的或无条理的说出来。

近来我对于言论界的职任及性质渐渐清楚。也许我一时所见是错误的，然而我实在还未老，不必装起老成的架子，将来升官或入研究系时再来更正我的主张不迟。

言论界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，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。这也是祝《莽原》恭维《莽原》的话，因为《莽原》即非太平世界，《莽原》之主稿诸位先生当然很愿意揭竿作乱，以土匪自居，至少总不愿意以“绅士”“学者”自居，因为学者所记得的是他的脸孔，而我们似乎没有时间顾到这一层。

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，倘是他们自三层楼滚到楼底下，翻起来时，头一样想到是拿起手镜照一照，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？金牙齿没掉么？雪花膏未涂污乎？至于骨头折断与否，似在其次。

学者只知道尊严，因为要尊严，所以有时骨头不能不折断而不自知，且自告人曰，我固完肤也，呜呼学者！呜呼所谓学者！

因为真理有时要与学者的脸孔冲突，不敢为真理而忘记其脸孔者则终必为脸孔而忘记真理，于是乎学者之骨头折断矣。骨头既断，无以自立，于是“架子”，木脚，木腿来了。就是一副银腿银脚也要觉得讨厌，何况还是木头做的呢？

托尔斯泰曾经说过极好的话，论真理与上帝孰重。他说以上帝为重于真理者，继必以教会为重于上帝，其结果必以其特别教门为重于教会，而终必以自身为重于其特别教门。

就是学者斤斤于其所谓学者态度，所以失其所谓学者，而去真理一万八千里之遥。说不定将来学者反得让我们土匪做。

学者虽讲道德、士风，而每每说到自己脸孔上去；所以道德、士风将来也非由土匪来讲不可。

一人不敢说我们要说的话，不敢维持我们良心上要维持的主张，这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，那边告诉人家我是学者，自己无贯彻强毅主张，倚门卖笑，双方讨好，不必说真理招呼不来，真理有知，亦早已因一见学者脸孔而退避三舍矣。

惟有土匪，既没有脸孔可讲，所以比较可以少作揖让，少对大人物叩头。他们既没有金牙齿，又没有假胡须，所以自三层楼上滚下来，比较少顾虑完肤或者未必完肤，但是骨头可以不折，而且手足嘴脸，就使受伤，好起来时，还是真皮真肉。

真理是妒忌的女神，归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独身主义，学者却家里还有许多老婆，姨太太，上坑老妈，通房丫头。然而真理并非靠学者供养的，虽然是妒忌，却不肯说话，所以学者所真怕的还是家里老婆，不是真理。

惟其有许多要说的话学者不敢说，惟其有许多良心上应维持的主张学者不敢维持，所以今日的言论界还得有土匪傻子来说话。土匪傻子是顾不到脸孔的，并且也不想将真理贩卖给大人物。

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来大思想家都被当代学者称为“土匪”“傻子”过。并且他们的仇敌也都是当代的学者、绅士、君子、士大夫……自有史以来，学者、绅士、君子、士大夫都是中和稳健，他们的家里老婆不一，但是他们的一副面团团的尊容，则无论古今中外东西南北皆同。

然而土匪有时也想做学者，等到当代学者夭灭殇亡之时。到那时候，却要请真理出来登极。但是我们没有这种狂想，这个时候还远着呢。我们生于草莽，死于草莽，遥遥在野外莽原，为真理喝彩，祝真理万岁，于愿足矣。

只不要投降！

回京杂感

岂明先生来信谓：这回南下一定得到许多见闻，希望能写出来。我想这三个月之间在南边固然有些事件，但是何尝有北京所闻所见之足以引起我们的感叹？据报上所载种种奇闻，如阴谋复辟，“整顿学风”，还有种种名流之怪论，与我在厦门所闻见张毅吃人一类的消息相比，何尝稍让丝毫——老实说起来，还要光怪离奇些！这似乎就是岂明先生所谓“有些当出于老兄意表之外的”及玄同先生所谓“成日在苦闷无聊的状况中一面看了种种（广义的）遗老遗少遗小遗幼们之精神的复辟……颇觉有‘气炸了肺’之象”。记得我走之时正是某某名流大说鬼话之秋，（虽然此位名流也曾“大打玄学鬼”，回想至今只差了两年，可叹！）今日回来又正是某某名流大唱“政治修明，实业发达，军备充实，教育进步”（虽段祺瑞的大执政令也不过尔尔），而学生“爱国心”倒可以不要，至少也应该诋毁之际，呜呼玄同，我们虽欲不“气炸了肺”其可得欤？且岂独“气炸了肺”而已，我们简直非效喇嘛开打鬼大会不可。

（一）名流之加多

我离京时，只有一种感想，就是国中名流之逐渐加多；无论其实际上已入流未入流，都早已具了老成练达学士大夫的资格。其最痛心者乃此等名流，皆从新人物中补进的。惠灵吞喽，托福总长喽，江参政院员喽，（据说“江”为洪水，“虎”为猛兽，如何不怕！）已知名的不算，其余未成形的还多着呢！今日回京所有的感想也不过是国中名流加多的利害而已。且两年前刚从外国回京，尚有三种愿望：（1）得西直门驴子而骑之，（2）得东兴楼虾子豆腐而食之，（3）得天下英才而拜访之。今日回京却聪明得多了：驴子及虾子豆腐固然还在，而好些往日理想中之所谓“名士”，却已被发见不过是

些候补名流而已。

中国算来也糟。我本来很高兴的自慰，等那些头脑迂腐的老前辈死完了中国便好。只要他们死完了中国便有希望。可是如今细细一想，不但那些遗老没有死完之希望，且有蕃衍孽殖，霸据中原之势。正是一个遗老未去，三个遗少又来。已成的“亡国大夫瘟国官僚”，正要功成名就，挟着外国钞票，跑到外国租界，去传他们种子的时候，未来的“亡国大夫瘟国官僚”，已相继而起。想来实在可怕，难道今日什么学生会学联会的激烈分子，将来也要全数变成学士大夫吗？所幸的是外国人，不大知道我们此中的底蕴，我们遇见他们时，还可以鼓起勇气接续说“等他们死去就好，死完了一定就好”——虽然我们心里头要想“不大一定罢”。

（二）名流之心理分析

心理分析家常讲 inferiority complex（逊色症结）的道理。譬如一人于某事或某方面上自觉逊色，于是他的下意识必发生一种自卫的作用。因为这自觉不如的感念于他的精神慰安是有害的，故其人心理必自然的生出种种防卫的方法（如特别的意象、偏见、信仰等）使此不愉快的感觉可以隐隐的消灭（其实只是盖藏起来于下意识中），那人的精神便可因此照常安稳，凭良心说话，凭良心做事了。据说我们大多数的信仰发源于感情态度（feeling - attitudes），不是根据理智的。倘是用这种眼光观察可以发见于我们思想信仰之后，有极微妙的作用，有许多我们不愿承认的，不大体面的情感与愿望在。他们的存在只在下意识中。且若经指出来，其人必力加以否认。自觉不如便是此感情之一种。譬如不出嫁的中年妇人，最不赞成的，是她们美丽青年的侄女们的自由恋爱的事情。——再如我们三十以上的跟十几岁的小孩子一同出去走路，他们正东跳西跑观前看后，我们却只想能少走一步好，于是我们不得不很庄严的训示他们：“小孩走路也不端端正正的……”据心理分析家说，此一段教训是于此三十岁以上大人的心理有益的。他暗中所觉得精神体魄大不如此小孩子不愉快的感念，可以借此深藏于下意识的大海，而于意识生活中，得恢复其平坦公正的态度，于自己良心，也就是很对得起了，

同样的，骂名流的人也须明白名流的苦衷。因为此次沪案发生以后，中国如学工商界之参加运动，固已够忙，政府也于面子上，敷衍的过得去了，独此名流，既不敢表示满意于政府“誓死骑墙”与“敷衍到底”的政策，一方面又不屑与青年学子合作，事后问心何以自解？隐隐中将不免起一种 inferiority complex。由是不得不有他们来“教训”青年，来“至诚恳的泣告”青年，或者声明要来诱导青年们。什么“单靠感情不能救国”呵，“救国须先求学”呵，“青年惟一的职务是念书”呵，“希望你们再上课”呵。外国人不怕你“爱国心”呵，都是为着名流自己精神上的慰安，不得不说的。好像没有感情，便是爱国，又好像名流之所以不加入运动者，乃为求学。推而至于极端，乃有“排货是自己吃亏”，“罢课是自杀”的种种谬论。但是因此名流的爱国债却还了，他们“自觉逊色”的“症结”也已隐隐堕入五里雾中，而名流也就仍旧可以问心无愧。自然名流同时也要恭维学生几句话，但是这也是为着名流的精神慰安起见不能不说的，以表示名流态度之公正宽宏。原来天下的马贼、讼棍、乡嫖、村婆没有不相信自己态度是公正宽宏的（参观 Ernest Jones: Rationalization In - Everyday Life）。

（三）政治与心理分析

Rivers 在 Psychology and Politics 说：“我想大半的受过教育的人现在承认许多种的装大的社会的行为，实隐藏着一种怀疑，及忸忸不敢自信的态度而已。心理学家谓此类的行动是由于自卫机制（defense - mechanism）的作用，在这作用上，人们多少在不觉中（非故意的）采取那夸大的态度，作为卫护，以避免承认其不及人时，心灵上所感觉的不安。”

倘是我们拿这个“自卫机制”的观念，来批评观察近数月来政府的种种行动，我们实在可以多得点了解。Rivers 曾经指出英国大战时，陆军部里头办事上的种种耽误时间的俗套虚文，实在只是这许多新人来的人物，不懂他们的职务的“自卫”作用而已。通常官僚中的虚文缠节，都是为了保护不称职的官僚，使免当面丢脸。故除此沈瑞麟必要请段祺瑞另派外交大员，“自卫”的太明显，不提

以外，如政府之所以禁止开国耻大会及他种爱国大会，此中之“自觉不如”及自卫作用便较微妙，须细心分析方能觉察。最喜欢讲学风腐败的，偏偏是军阀与官僚，因为“中国弄到这样田地”顶好有教育界来代负责，使大家可以知道亡国者学界也而并非官僚。故如丁文江“中国弄到这个田地完全是智识阶级的责任”实可谓军阀与官僚 defense - mechanism 心里最明白的表示，要说的比丁先生明白痛快，恐怕不易。我们因此可以明白整顿学风，不但是救国的急务，于官僚军阀精神的慰安与自身的尊严，也是当务之急。我们学界认点罪过来，省了他们的 inferiority complex 变成神经病又何乐而不为呢？

（四）急进派与守旧派

急进自号为维新，守旧自号为稳健。这两种人的不相容，近来越看越明白。他们的不相容是不能免的，是好的，是应该的。他们的互相讨厌，都是好的，应该的，健全的。由于他们的互相讨厌，然后社会才有进步，而且生活才有点趣味。有一天我同一位朋友踱市场，经过一个行人拥挤的地方，偏偏有几位穿长褂的先生，道逍遥的若进若退，好像不觉得其他的人也有走路的权利，于是对我的朋友说这几位的讨厌。但是我的朋友提醒我说，但是他们正以我们为讨厌。我的朋友的话是对的。在一个普通行动逡巡的人群中，几个洋鬼子偏要脚快，由人群中冲过去，是很讨厌的。我的朋友的话是对的，但是由这三个月的经验使我记得，我们走快的人要以走慢的人为讨厌，也同样是不能免的。

论语丝文体^①

岂明先生在《答伏园论〈语丝的文体〉》一文中说起《语丝》的缘起，并把《语丝》的特色精神表白的剖切详尽，使一班读者借此可以明白《语丝》的性质，并且使《语丝》自己的朋友也自己知道《语丝》之所以为贵。这虽然似乎有点自夸，但是总比以何种目标、何种“使命”自豪的机关报胜一筹，因为《语丝》始终就没有什么“使命”。《语丝》只是（如岂明先生所说）“我们这一班不伦不类的人借此发表不伦不类的文章与思想的东西”。所以有时忽而谈《生活之艺术》，有时忽而谈“女子心理”，忽又谈到孙中山主义，忽又谈到胡须与牙齿，各人要说什么便说什么。但是他的宝贵就在这一点。“办一个小小周刊，不用别人的钱，不说别人的话”，要表白得比岂明的话更确当实在不容易，除非我还可以补一句，就是“甚至于不用自己的钱”，这一点并不十分容易，若是合以上二条观之。但是那篇里头还有几句话很可以值得注意，很有意味的——“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，惟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，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‘费厄泼赖’（fair play）”。这句话引起我一些意思，不妨来插说几句，或者也不仅以关于《语丝》的文体为限。

（一）

“不说别人的话”即有“诚意”，这一样就不容易，我想凡能与此条件相符的，有真正诚意的人，他的言论都是有益于世，即使其人的思想十分的“轻弹”，我个人还是相信其有益。也许有人以为若江亢虎、章士钊一流人如此其“轻”如此其“弹”蔑以加矣的复辟

^① 原题为《插论语丝的文体——稳健、骂人及费厄泼赖》，发表于《语丝》第57期（1925年1月14日），作者结集时作了更改。

崇孔一类的思想，即使加以“诚意”条件，难道还是有益吗？但是一细想，这问题又未免太理想了。章士钊、江亢虎之流根本就没有所谓思想，更提不到思想之诚意不诚意。昨天在英文《导报》发现江亢虎对西洋绅士讲《书经》，初看时未免惊异，但是以为学术原与政见无关，江参政于复辟之余未尝不可以随便讲学，后来一拜读，什么二帝三王之德政略，尧舜政治为世界最古之民主政治略，《书经》的文是最好的文范略，“文明”即“文学之明”略，“文以载道”略都来了，甚至于今古文篇数且分不清楚，于是乃恍然大悟政治思想不清的人要叫他于学术有清晰的思想“压根儿”（借用玄同语）就没有这回事。思想不清的人，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思想，自然没有所谓“诚意”，自然不会“不说别人的话”。至于思想本非不清的人，却仍旧可以乏诚意，这是我们所谓“文妖”。近来观察一些名流的议论，有文存的及无文存的，使我渐渐越发相信吴稚晖的《野蛮文学论》。尽管你的笔墨如何高明，尽管你的文存文集如何风行一时，尽管你什么主义唱的高入云际，一察其人的行径，又是其文足道，其人不足观（惭愧的很，我就是曾经佩服过《甲寅》文字的一个人）这就是其文章未尝包藏着诚意的思想——此非野蛮文学而何？何况徒以文字行一时者岂独《甲寅》一家而已！

（二）

野蛮文学而外，还有一种思想的蠹贼根本不能“不说别人的话”的，就是一种自号为中和稳健，主持公论的报纸。世界上本没有“公论”这样东西，凡是诚意的思想，只要是自己的，都是偏论，“偏见”。若怕讲偏见的人，我们可以决定那人的思想没有可研究的价值；没有“偏见”的人也就根本没有同我们谈话的资格。因为他所谈的“公论”都是一种他人的议论调和而成的，“甲方固然有几分是处，乙方又何尝绝无理由。”其实这种人又何必出来说话，除非以为既身居于文人学子之列不能不照例出来说几句，完全为面子关系，所谓“中和”者以此，所谓“稳健”者亦以此。并没有什么稀奇。我们每每看这种人及这种报的自号中和，实益以见其肉麻，惟有加以思想之蠹贼的尊号，处之与“耗子、痨虫、鳄鱼”同列而已。